

剧透

哈姆雷特的狂想

■文 | 冷梅 ■图 | 资料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哈姆雷特》可以说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部莎翁剧作。这个家喻户晓的戏剧母本，启发了全世界无数艺术家的灵感和才华，已经成为戏剧家、电影人创意的舞台和竞技场。即便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千百种演绎，立陶宛OKT剧团的这一版，怕是本世纪最难被忽略的作品，没有之一。

赫然在目的成绩单，让人蠢蠢欲动：“鬼才”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携这版《哈姆雷特》荣膺欧洲戏剧联盟大奖，其以紧张不羁的观演关系、激烈直接的视觉冲击、力道鲜明的表演尺度，以及既颠覆传统又深得莎翁戏剧精髓的震撼力，被称为“堪称教科书般的创作”。这版《哈姆雷特》，在文本上几乎很少做出改动，面对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出，如果从文本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对莎翁原著的忠实再现。但就是在这版中，主角却终于不再仅仅只是哈姆雷特一个角色，而是经由布景、镜像、灯光、音效及表演本身，在舞台上一同呈现出导演自己独特的舞台观、世界观，其表现之丰富、节奏之猛烈，可谓精雕细刻的杰作。

当观众带着日常的节奏走进剧场，也许会悚然而惊：舞台上，九张化妆桌一字排开，冷光灯管发出刺眼的白光，九位演员以雕塑般的静态，背对观众，坐在桌前面对镜

中的自己从窃窃私语转向高声呐喊“你是谁！”，苍白的面孔、黑暗的剧场、陆续进入的观众……这些都一一映射在镜像之中。此时，原著中的哈姆雷特会对着城墙之上的鬼影呼喊，一开场便被定调为全剧的终极追问；而观众也在不知不觉当中，通过镜面对自己的反射，意识到自己也已悄然成为被追问的对象。

这版《哈姆雷特》更为精华之处，在于其对文本的独到而又深入的解读，然而这一解读却并未凭借任何一句新创的台词，完全是通过对原著文本的删减、挪位和重组来完成的。而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则是一位面相成熟到几近苍老，目光、行为笃定到甚至残忍的哈姆雷特。在导演的诠释下，他也不再是纠结于弑母弑叔、为父复仇矛盾中的年轻王子，而是成为了用新仇来报复旧恨的行凶者。完成杀戮的哈姆雷特没有任何一点安慰和解脱，相反，在他身后的镜子中是无穷无尽的黑暗深渊和充满罪恶的地狱，那里也终于有了他染满鲜血、罪恶的身影。

整出作品通过大明大暗的灯光切换、挥之不去的背景噪音、非黑即白的服装设计、充斥暴力美学的舞台表现，共同营造出暴戾而悚然的哥特美学，让丹麦皇宫俨然成为了血肉相残的人间炼狱。这一场久远皇宫中的血雨腥风，在OKT剧团的演绎下化作了一个从古至今历史长河中无解的生死循环。当一切逐渐归于静谧，一个新的轮回即将开启，就如舞台上终日迎接戏启戏落的化妆间，台上纵使千般喧嚣，最终却都将化作人走灯灭的死寂。2014年，科尔苏诺夫指导的这部戏引爆了北京话剧圈，成为“有颜值、有口碑、够烧脑”的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的扛鼎之作。这部作品今年将于3月10日—3月13日亮相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上海观众来一次近距离对话。

导演以自身的真切感受充分运用各类的戏剧符号，反复强调着“我是谁”这一终极命题，试图深入挖掘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的不同侧面，希望能够“撕破将我们的生活隐藏起来的那层面纱”，通过让每一个人在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暗示人性在生活中的多义。正恰如导演所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自我剖析，以便去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我们如何生活所做的决定”。

约会莎士比亚

■文 | 冷梅 ■图 | 资料



最近，莎翁的戏迷们笑不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展演季是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每一部来到沪上的剧团都是重量级的。2月25日开始，久负盛名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简称RSC）携明星阵容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剧院呈现沙翁著名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即莎士比亚历史剧《王与国》三部曲，这也是RSC首次大规模来到上海。作为今年贯穿全年的“爱上莎士比亚”艺术季，已经在新年伊始陆续拉开大幕。相对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喜剧，其历史剧并不为中国观众所熟悉，如同英国文化与“正宗莎剧”的使者，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此次带来的这三部历史剧是其先后于2014年和2015年制作的最新版本，该制作首次走出英国国门，完成中国舞台的首次亮相。RSC艺术总监，也是这几部戏的导演格里高利·道兰表示：“这三部份量极重的作品，讲述了英国历史上的传奇家族，通过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如何成王的故事，挖掘战争、爱、友谊和责任等主题。我相信通过分享对方的故事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有如此力量，能引起全世界观众的共鸣。我们必须明白莎士比亚不是在写纪实，而是为他所处的年代写剧本，所以他笔下的亨利五世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亨利五世。终究这些戏不是写历史，而是关于父子关系、权力的控制和滥用、战争正义与否等主题的探讨。所以中国观众不必担心不懂英格兰历史而无法欣赏这些作品。”

艺见

闲言碎语

■文 | 唐骋华 ■图 | 资料

剧透

将《等待戈多》这样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憨豆先生》《跑步鸡》这样老套的电视节目，甚至八卦小报《苹果周刊》放在一起，仿佛它们本该如此。展览“闲言碎语”本身也可以被想象成一部也许永远不会写就的虚构小说的若干章节，它荒诞而离奇，带有讽刺性和黑色幽默的气质，在这里你将与各种“错位场景”不期而遇，探索现实与虚构的中间地带。这就是张奕满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闲言碎语”。作为2016年度的首档新展，展览通过7件全新制作的艺术作品，对文本和图像之间的空间进行审查，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两者联系起来。

展览从一件名为《律法书店（上海）》的场地特定装置展开，它将美术馆原本的礼品店替代成为一间书店。为了实现这件作品，张奕满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并雇佣了刘宇昆为项目合作者。刘宇昆既是一位律师，又是一位屡获殊荣的幻想小说作家和翻译者。张奕满在电子邮件中向刘发出邀请时写道：“我希望你所选的书籍能触及律法的理念，对虚构和非虚构类书籍兼容并包。它们可以是法学院学生的教科书，律师们的参考文献，中国的法案，角色受律法所困的小说，关于律法历史的书，甚至可以有关于自然法则的书。在书籍的选择上，我希望能体现你对‘律法’的解读。”最终的书单均由刘宇昆单独拟定，艺术家只邀请刘宇昆参与作品中选书的部分。所选书籍都会在这个临时书店中售卖。

双频道录像装置《跑跑跑》是展览的一个亮点。这件作品由英国演员罗温·阿特金森扮演的“憨豆先生”和美国动画片角色“跑步鸡”两个角色形象组成，两者将同时在一个大型户外LED屏幕上进行原声全集循环播放，音量被放大至常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另一件场地特定装置《神秘岛》是对人们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式社会“桃花源”的再创作。桃花源是东亚民间传说与流行文化中的重要母题。这些盛开的塑料桃花树将被放置在蓝色背景墙前，由从网络电商购买的塑料花木打造。除此之外，其他展出的



作品也各有其特点：大型灯箱装置《天方夜谭》将被安装在美术馆北面的外墙上，这部经典故事集的书名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呈现在观众面前，突出了三种语言表达效果的不同；题为《木瓜日报》的作品既是短篇小说又是装置艺术，它是艺术家自2003年来听到或者读到的各种八卦的选集；《无尽（夜晚）》是一件纪念碑式的雕塑作品，由一万张没有印刷的空白报纸组成，它们将被静静地放置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最后一件作品为行为表演《一切（百科）》，将见证一位位朗读者在展览空间朗读百度百科的词条，以此构建一部从未发生的也没有结局的小说。

这就是张奕满，是他的“闲言碎语”，是他持续地向我们生活中各类叙事媒介的功能提出的疑问。